



于廣虞著

上海北新書局刊

于賡虞 著

孤

靈

上海北新書局印行

孤靈

實價四角

版 權 所 有

一九三〇年六月付排

一九三〇年七月初版

著 者 于 賡 虞
發 行 者 北 新 書 局

總 發 行 所
上 海 北 新 書 局

分 發 行 所
北 平
南 京 開 封
廣 州 重 慶
北 新 書 局

小序

這部散文詩集就是我的厄運之象徵：在厄運中我把它寫成；在厄運中它又在印刷局遭了火災！結果，有兩篇稿子遺失了，這可以說卽我寫那篇東西時的生命之完全之消滅！在第二次收集，改正之後，誌此數語，以作憑弔。

十八年八月念六日於舊京

孤靈目次

小序

孤靈		一五
落花的春天		六一
斷弦		一一三
微笑之屍		一四一
悲劇		一七二
毒草		二二三

何處	二四—二六
詩人誕生之夜	二七—三〇
思想	三一—三三
惡魂	三四—三八
歸來	三九—四二
我的世紀之始	四三—四七
影	四八—五〇
春屍	五一—五三
雪夜	五四—五六
伴某君遊公主墓	五七—六〇

送英雄赴戰場	六十一—六三
從天堂寄到地獄	六四—六三
沈默	六七—七一
又走出鬼的天堂	七二—七五
慈悲的時代	七六—七八
愛	七九—八二
狂者之遺囑	八三—八八
獻於評梅之靈	八九—九二
人間	九三—九七
期待	九八—一〇五

戀想		一〇六—一〇七
受難者的日曆		一〇八—一一〇
慘夢		一二一—一二五
美宴		一二六—一二九
靈與肉之災禍		一三〇—一三三

孤 靈

經過了暗慘長途之摸索，

眼淚變成寶劍，刺破了生之美夢！

在嚴肅的神壇之下，一切淪於寂寞的黑暗之中，我，一個命魔掌心的囚犯，在掙扎的煩惱中，沈于傷心的迴憶。

往日的美麗飄渺之夢，在殘春時節變成了蛇口的毒舌；神經倘不麻木如一木偶，生命將於毒水之中流血，腐潰。

於孤獨中，含淚在黑暗的荊途摸索，有時墜入骷髏的墓穴，有時走入魔鬼的舞場，有時徘徊於天堂的門口。而今，在傷痕遍體的慘敗之後，來聽司命之神的最後之裁判。

這是古老莊嚴的廟堂，無光明，無溫情，這裡，充滿了災難的消息，幸福者不來。我因欲早知命定的終局，求一個卑微的死滅——在衆人歡歌，狂笑之聲中寂寞的死去，故來虔誠的祈求。

天知道，我同別的人類一樣，曾將熱心，豪夢，勇毅注射於靈魂；但，終於因此得了不堪救藥的病症，使肉與靈同時疲麻。沈於孤老之境，如一行尸。

天知道，我失敗後，並不罵無情義之神祇，只如一虔敬的教徒，

孤宿於自己的動亂污穢之幕帳，作懺悔的暗泣！我不曾渲染上自己花瓣之顏色。在人間有着豔麗的眩耀，就枯萎了！

天乎，我的冒險之孤靈，終於在苦風秋雨的景色中病了：宮殿將變成荒塚，榮冠將變成枯草，人類將再變成羣猿！在此蒼夜的煩倦裏，大自然的病態的喘息中，我又受了幻夢的慘毒：

於溫柔的情愛之中，密吻，偕舞，抱頭痛哭時，忽然，我見了一口血淋淋的利劍，在痛慘沈醉的不知之一瞬，刺入了我的怯弱之心，着了不可遏止的戰慄！

於夜夢的驚恐之中，我手抱着被敵人殺掉之頭，惶惶的逃往蘆葦之叢；在月光中，我自恨怯弱之羞恥，將命運委之於敵人之血刃，於

是低泣亡命之災難！

……來人間，復逃出人間，如一空蒼遊行之孤星；

……心中燃燒着悲憫之火，將生之喜悅投棄於江流！

任孤獨靜寂佔據黑暗之世界，從電閃倏忽之光耀裏，我含淚忍苦走着湍汀的路。在生命之國中，我不是爲愛情，名譽，榮貴，而是爲魔鬼之微笑；是，我將不再爲冷譏與羞辱掉下悲哀的眼淚——

有一日，我將站立於夕陽岸邊的餘輝，向蒼海長歌，與松風諧和；看遠天之蒼波裏海鳥偕舞，並送白晝深眠於夜色。俟人世消滅於無涯的黑寂裏，於是——

我寫着生命的不解之謎，在宇宙死獄之中；唱起淪落之讚曲，在

荒涼孤塚之上；倒於月光的懷中，作着無跡的苦笑之大夢——

讓寂寞的孤靈在月光上作最後之狂舞，

眼淚變成寶劍，刺破了生之美夢！

落花的春天

落花的春天！

一個流落的囚犯，身披落花，慘笑着，垂首在無希望的地獄嘆息，暗泣。

飄落的殘瓣，狼籍於園間，襯出了臉色的愁慘。從懶散的徘徊裏，半瞎的眼睛，看見了雲影中的遠山，那靜穆與莊嚴似是鬚髮斑白的老人，在無邊的大自然裏，迴憶着慘情的往夢。一切在黑影之中追

逐，傷害，仇視，愛慕，將記憶渲染成一片模糊的暗影。

——這真是一個奇蹟，夢影滴下了酸苦的紫血……

夢醒時，看，墓園各色的花朵，會在靜寂陽光的柔懷裏微笑，其嫵媚的姿態有如風流之少女。那被獵人踏傷的花瓣，褪色了，其殘骸有如遺於道旁的腐屍，雖死尙不能引起半點憐惜！這就是主宰給我們的世界，微笑與苦淚將同作珍重的裝飾。

這正是一個諧和的世界：在無望中，一切在生長，一切被慘害，有英雄與懦夫，春天與秋天，時代的毒蟲蠶食了天才的心，時間的毒水污了少女的美顏。而且——

夜已驅逐了白晝，只山頭的殘陽，紅雲，

預言着宇宙暗淡的將來之嘆息。

在莫可奈何中，慘笑着，悵望着山頭徘徊的夕陽，綠葉上顫慄的餘輝，欲留此半殘的春色，作生命遺跡之象徵。嗚呼，青春，如一夕陽晚，殺場上，荒草叢中被傷的英雄，終於懷着不滅的幽恨長眠了！神呀，今，我尙未到頹敗的老年。以枯瘦的手指，在古琴的弦上彈出蒼黑生命的顏色的顫動，伴瓣瓣殘花在微風之中舞蹈。正如這春天，我也曾有過如此美麗的時節，但却靜眠於暗霧之下；委之於無望的空虛：似秋霜下的花朵，殘了！

往日，似美女懷中的骷髏，雖有甘露溫情，再也不能復醒。去矣，我的偉大的美夢！今——

我將隨夜之步態，與黑暗追逐，在古林的月光下，寂聽孤雁惜春之悲鳴。經過了幽遠蔓草的長途，疲憊了，然而怕幻夢之襲擊，不敢入眠；任苦難的鐵鍊作我美麗的項鍊，在人間，我爲奇特的怪人。

但無人知我掉下寂寞的羞恥之老淚，

只林間月光下的草兒陪我淒泣。

天知道，我作了一世流蕩的旅人，披星戴月，孤棲雲山，只露珠與霧水潤澤了我乾渴的口唇。願永遠在黑暗作一寂寞的旅人罷，我怕見晨曦，因在白晝我似一半瞎的夜鶯，會見着冰冷，偽善的怪類。

—— 儒夫！但我只報之以含淚的微笑：低首無言——

並且，讓永遠，永遠這是一個不解之謎，聖者不如酒徒，君子不